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水東日記卷三十二至三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録監生臣張鴻愨

水東日記卷三十二

明　葉盛　撰

英宗皇帝一日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被召入侍時忠國公新第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謝不知瑾獨叩首對曰此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上頷太監裴當曰爾聞若所言乎葢忠國新第極其宏侈上固疑之久而亨昏愚不

自知此亦驂乘之萌之一耳平北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云景昌曾被眷遇能談舊事而其言亦不妄惜乎師行匆匆不暇他及姑記此一事尚有俟于他日也

宋劉文節公光祖蜀簡州人與晦庵同時同道端人正學晦庵極其推重敬服也朱子大全正集有與劉德修書一通續集所編三通内重出即前正集一通别集又闕一十一闕三通皆題曰後溪之曽孫曽元家藏顧山周拱維瞻以朱范遺墨卷見貽晦庵真蹟片紙

葢即别集之前第十書也但首尾月日具禮官位寒暄
叙次數語特完耳卷中有吳思庵先生題字考論既當
矣而予頗以大全編次前後失倫畧為叙正録附其後
德修書次另一小帖亦出親筆但疑其非與德修者茲
不復論若范石湖書則析出别裝也
二月十一日熹頓首再拜上記
德修宫使直閣左史舍人老兄項因閩中人還報狀
不知已達未也不聞動静又許久鄉往德義未嘗去

心比已春和恭惟燕居超勝台候萬福熹自去冬得
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来益以筋攣不能動轉懸車
年及不敢自草奏又嬾作羣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
上乃無人肯為作保官者近方得黄仲本投名入社
亦未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
機穽㝠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
朋舊凋落類足關于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
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

能為也哉偶劉主簿還蜀附此草草邈無會面之期
惟冀以時自愛為吾道倚重千萬至懇不宣

熹頓首再拜上記

山西疆理圖

此圖蓋據今山西左布政使丘陵封來印本縮而為之者也名山大川如恒霍黃河之類間見一二若太原有晉王府大同有大王府其分封支邑尚多護衛等屬此皆不具所具者都布按三司行都司一行太僕寺一河

東陜西都轉運鹽使司一府三州三十一直隷者五府屬者十六縣七十五直隷者十七州屬者五十八衛二十所一百九守禦所八衛屬所一百一內磁州守禦所别在河南界中此之直隷寧山衛蒲州守禦所葢在山西境内所謂犬牙相制云抑予于斯圖有感焉景泰壬申夏以參政之任駐太原不過旬日即為雲中上谷之行未幾有協贊獨石之命自是望并州如故鄉不復得西轅也兹復臨邉雖山西之民間得再見然亦一切從

事于芻粮徵納督過之而已葢無毫髮之惠及于山西之人而吾昔者固嘗食其廪而役其力矣情何如哉當時號同官者頗多以不坐藩司亦有至今不相識者謾記于後正恐不能無遺漏焉耳

左布政使楊鼏廷罷扶溝縣人

張茂景芳咸寧縣人

右布政使侯復　昌平縣人

陳翌沖霄虹縣人

左參政王英　閩縣人
劉訓忠言麻城縣人
右參政王庾仲京江夏縣人
楊璿叔璣無錫縣人
左參議祝顥維清長洲縣人
右參議郭恕安仁鷄澤縣人
魏琳廷珪肥鄉縣人
于泰伯亨德州人

畢鸞冲霄井陘縣人

崑山龔鈍庵老先生今年八十七矣碩德輿學歸然鄉邦之重偶于書笥中得其景泰中寄来關北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以其與流俗輩所為空言無補之詩不同_闕

在人上有警也録寘册中云民風詩七言近體八首種田生計如蟬翼非横其如貪暴何散者每廉收者厚得之常少失之多寡鰥未免為溝瘠官府何曾愧橐駝莫為清高風雨隔蓬仙須聽玉川

歌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後政指鄭前政指某昨過任溪南北村百家能得幾家存春秋旦暮常愁餓父母妻孥半病瘟荇粉磨成連濁土榆皮剥盡到深根相逢無復人形狀兩頰何曾斷淚痕釜可生魚甑有塵此言今日始知真極貧只為無他業大患皆因有此身顛行恥隨偷作伴惜名樂與死為鄰西風昨夜動

寒信凍殺不知多少人賦得田家苦楚吟一番歌咏一傷心妻孥命賤等黄土薪米價高同白金四隅常有盜賊警百里寂無鷄犬音相逢父老聚頭哭淚滴洪波到底深自憐鬚髩白如銀不道今年遇此迍數畆薄田俱付水百般老病盡隨身念渠漂泊無家者與我同為失所民終夜悲吟聲不絕半因憂已半憂人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無鷄頹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

寂寞年来不復享豚蹄說與農夫聽我吟我吟真是汝規箴雖然此歲遭斯厄未必明年復似今寧使鳶烏饜腐肉莫同鼠狗喪良心只今父母深憐汝日夜悲哀淚滿襟

新令鄭公有愛民心五言近體四首歲運遭凶厄民情可奈何不禁潮汹湧莫禦雨滂沱盡浸千家屋都沈萬頃禾乾坤浮日夜豈必洞庭波朝挾兼旬雨登時水橫流鯉從床下躍鷗向枕前浮措手知無地將何望有秋野翁如杜老日夜為民憂骨肉流離苦江湖歲月

長露棲同鳥雀草食似牛羊到處即居處異鄉非故鄉
問渠愁幾許洪水共湯湯為問水荒子何年歸種田岸
膝俱壞盡屋舍久無全父母饑難忍兒孫凍可憐一朝
如一歲安得到来年七言絶句五首無食無家種種難
風霜漸迫敝衣單已知性命同螻蟻不死饑中定死寒
常年村鼓響冬冬知是田家樂社公不道今朝逢社日
但聞人哭水聲中自從父母毓徹身叨長吳中七十春
雖道幾番遭水旱不曾餓殺許多人常歲朝曦夕照邉

千村萬落暗炊煙如今百姓流移盡只有滔滔水拍天
缺食小民方困苦憂時野老正辛酸聊成短述將何用
或備仁明得採觀右拙作寫畢復得一絶併書奉上鍋
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
憐流毒到亡人
丞相雍國忠肅公奏議序士不觀其常觀夫處其變而
不失其常者斯可以為士矣常也者天地之大經君臣
之大義中國夷狄之大分而天下國家之大計也當平

居無事時孰不陳大經明大義别大分語大計昌言放論若不可以斯須忘及一朝遇其變而忽然忘之視古今之常道萬世之正理乃安其所甚屈而莫之恤曾匹夫之勇不若也可勝嘆哉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焉世但知采石之戰有七千之卒而却敵兵四十萬其功甚偉不可得而沒其實也然忌者猶曰是適然而已也曾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敵必叛盟兵必分兩道正兵必出

淮西竒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絶出乎衆人之表矣逮夫出疆歸闕又極論之由是髙宗皇帝擢為中書舍人而亮果叛盟上令侍從臺諫集議公獨曰今令成閔以五萬人守禦上流未之得也上流固當益兵然敵兵必出兩淮竊料彼以虛聲分我之兵使行在虛弱以成其出兩淮之姦謀因白宰相陳福公康伯宜速奏知令成閔五萬人到池州駐池州到江州駐江州他日敵重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

于前江池之運進而援之敵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官軍之援是因一軍之出而兩用之最為得計丞相善其言亦未奏行也公于集議及復陳之曰不如是臣不知稅駕之所及遣公勞師于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旋置于倉卒之際而破敵于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是適然而已也而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

餘憂公又設備于瓜洲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敵兵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皆歷歷見于奏疏也孝廟嗣位公出入往来兩淮荊襄秦陜之間無寧歲撫御諸軍協和大將懐来中原之民預計兵食之闕其規模何如也志未盡展而議棄陜西新復之州議棄唐鄧海泊藩籬之地議發回歸正忠義之人其論已紛然而出公連年舉之凡四十餘奏不置也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卒使大經不明大義不著大分不立大計

不行公雖居將相之任台鼎之司而没有餘恨余竊嘗妄論本朝多議論而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而況于積習消靡之後夫使人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中興以來前有魏國張公後有雍國虞公為國家任其勞而當其危者也彼曽不少愧焉又忍妄短毀之乎今殘兵奔播有可乘之機公之奏篇當使流傳海內俾有志之士讀之興起用其遺策而復我舊疆雪我大恥是公九原之心也前年余與

東漕魏了翁嘗跋公之文衛國文定趙公雄所述乾道辛卯烏林荅天錫慢侮紫宸殿上而公從容折之之事所當刋之于奏篇之後不然世豈盡知之歟因公之孫剛簡欲序其篇端乃併及焉嘉定十年冬十月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宫陽安縣開國伯劉光祖序劉大節公大章世不多見儻從虞氏得此篇而適有感于公所謂遠近内外勞逸安危之說謹具録之

水東日記卷三十二

水東日記卷三十三

明 葉盛 撰

王右軍羲之蘭亭詩有詠彼舞雩之言亦可見其襟抱不凡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言又其淺者耳嗚呼賢哉世之好言右軍者顧獨取其字畫又甚而泥於籠鵝之說此不幾于以戲劇處先賢者非耶惜哉惜哉李伯時禊圖淳祐改元辛丑廬陵曾宏父刻于其鳳山别墅今在

紹興古意猶存非諸處翻刻本可及然歲久捐多損剥亦甚矣間録其詩文而唐柳諫議宋米元章二公真蹟附焉宏父詩跋及其所考訂諸雜記等詩文多故弗録若宋高宗一札以高宗非明于知人者雖有右軍當亦不知用其眷賞之勤拳盞特藝焉而已故亦無取焉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隂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

一十五人詩一篇成

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忻時豐駕言映清瀾亹亹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右將軍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丘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散騎常侍郄曇

温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郊

滎陽桓偉

主人雖無懐應物貴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曽生發清唱今我欣斯遊愠情亦暫暢

前餘杭令謝藤

侍郎謝瑰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潁湄寘心真寄千載同歸

絪緼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遊逍遥映通津

潁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斯會

去来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迹修獨往真契齊古今

行參軍事丘旄

前餘杭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云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謀黄

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踪回沼激中逵踈竹間修桐因

流辨輕觴泠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峯

琅琊山人謝安

伊昔先子有懐春遊契兹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

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

又五言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

醪陶丹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行參軍曹茂之

時来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

府主簿任凝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陰沼旋

瀨營丘穿池激湍連檻觴舟

右一

流風拂狂渚停雲蔭九臯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攜

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右二

潁川庾藴

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王獻之

王宿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嶺今我斯遊神怡心静

喜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素鱗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内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今

府主簿后綿

參軍孔盛

行參軍楊模

任城呂系

參軍劉密

王玄之

松竹挺巖崕幽澗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前永興令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沈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郡五官謝繹

縱暢任所適迴波縈遊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王徽之

散懐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頴疎松籠崖遊羽扇霄鱗

躍清池歸目寄歎心冥冥寄

右四言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冲真齊契箕山阿

右五言

府功曹勞夷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歎

清響擬絲竹班荆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顔舒

前長岑令華耆

徐州西平曹茂之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流無何鄉

王藴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巳捐仰詠挹餘芳怡情味重淵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嶠吐潤霏霧成陰

司冥卷陰旗句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翠萼紅葩擢新莖翔禽撫翰遊騰鱗躍清冷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欣載懷

山陰令虞谷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嚴懐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真風絶千載抱餘芳

彭城曹譁

任城吕本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得意則歡佳賔即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㕣濟一致遐想楊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涣激水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

行參軍王豐之

肆盼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時

後序　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渟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于朝市則充詘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聊近詠臺閣顧探增懷矣于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

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上伏惟檢領入篋餘冀面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老閣下

青標　換却舊者　謹空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榻晉右將軍王羲之
蘭亭晏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
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可謂三絶
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已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不
知何人語要亦至理也巳新除永寧倉官彰德安陽縣
人監生出身問韓魏公之後其言曰予公晋卿述古堂
記中得之近時楊文貞公嘗見劉松年臨本楊文定公

嘗見趙子昂臨本然皆有不同又嘗于董仲魯中舍家見匹紙水墨入細一卷亦奇絶不曾裝褫亦無題欵不知為何人筆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三

水東日記卷三十四

明 葉盛 撰

宋歐陽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己作禱祈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避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為于節庵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輙有雷壇丹詞亦見各

不同耳

御用監太監陳蕪交阯人永樂丁亥入內府宣廟為皇太孫蕪在左右既御極陞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賜肅慎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廐馬金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狄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予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其景

泰中疾命太醫官八人絡繹齎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
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奴與其從者十二人
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
蓋蕪又有保抱皇子之功誌祕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
于文皇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蕪
過太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性慈仁
而其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病云
白樂天畫像一幅二像對立一則五十時容一則六旬

後真也上有自贊別稱為蓬婆洛南地名仙此幅元本尚存非方人家

西園雅集圖楊東里云嘗見熊天慵先生所題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十六人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于政和甲午可徵無疑但劉松年臨本無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四人蓋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詢輩非一人不能無異矣楊文敏公題葉石林所序本則云此本十二人蓋李伯時王晉卿蘇氏兄弟蔡天啓

黄魯直秦少游米元章王仲至劉巨濟陳碧虛圓通大士也攷之鄭天民記復增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為十六人及觀陳思允所題則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人為十四人今此卷與思允所述相似獨卷首增張文潛為四人則與述古堂所記實同而于石林天民游記皆不相合也此二説有不同處文敏説亦欠明白當考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

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鎮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叅將叅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為衛所者十有九為城為宿兵墻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一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川大小白陽葛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所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鵰鶚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通為

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衛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撥軍守城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一百七十二新舊

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于字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使臣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信教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守戰官軍舍餘土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粮文武官

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驘二萬三
千四百八十二匹頭邉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
百五十九石二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
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
七兩六厘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
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
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勅官
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

八具零二頭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一十九疋詳見王音碑碑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藁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二頃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

私百需站道以為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是而
有為則月益而歲增矣當不一書
予自景泰三年夏至宣府十一日奉勅恊贊外軍務
七年十一月奔訃還于時曹州李公秉總督邉儲參贊
軍務兼理廵撫進提督軍務總戎則都督紀廣其副都
督楊能廣卒于位都督過興代之暫設而即去有副將
都督衛穎參將署都督張欽即予所謂官多而不和者
能召以懐來參將都督楊信升副總兵代信者都指揮

夏忠不久忠卒署都督僉事趙輔實代之若萬全右衛則都督江福後以事免代之者參將都指揮張林兼守西路也天順八年秋予以巡撫重臨上谷適又受代李公焉茲特以窽外昔日同事諸將佐具列于前而今日之所與據今丁亥夏四月而凡見任者其前後更調不重見也則續書之

鎮守獨石等處宣府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孫安

右參將提督守備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周賢

協同提督守備懐來衛指揮同知吳良

赤城隨哨把總指揮　扭翥　馬英

杜旺　鄭友都　薛顯　周源

守備都指揮使王林

僉事　張林　沈禮　黄瑄　張傑

王榮　申義　張壽　鄭祥

闕

僉事常貴

恊同守備指揮使　王鼎　朱通

吴昇　姚瑄

同知　王榮

僉事繩矩　沙泉　吕貴　程道

閆敏

中軍

鎮守宣府鎮朔將軍總兵官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顏彪

協同鎮守右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瑀

協同鎮守副總兵都指揮僉事黄瑄

隨哨把總都指揮同知　孫素　王祥

杜俊

署都指揮同知江山

都指揮僉事傅巖　孟璽　文瑄

徐綱　喬清

指揮使高寧 董鋐 楊琳 祝雄
楊瑄
指揮同知 施祥 陳濬 尚得
曹琮 胡佐
指揮僉事歐恕 王俊 周賢
周宏 白振 康寧
于昇 趙琮
百戸于海 石泉

守趙川堡指揮僉事王雄
守葛峪堡指揮同知羅鎮
守大白楊堡指揮僉事俞滕
守小白楊堡指揮僉事王鑑
萬全都指揮使司軍政都指揮同知周玉
協同軍政兼管屯田署都指揮僉事李紱
河南都司輪班都指揮僉事林深
署都指揮僉事薛鐸

指揮使方寬

北路

鎮守獨石馬營等處左叅將都指揮使李剛

協同鎮守都指揮僉事李延

守備獨石城署都指揮僉事郭瑄

協同守備指揮使吳昇

守備馬營堡都指揮僉事張壽

協同守備指揮使王鼎

守備雲州堡指揮同知張琥
守備赤城堡都指揮同知劉政
守備鵰鶚堡指揮使姚瑄
同知鄭祥
守備長安嶺都指揮僉事申義
指揮僉事趙昇
守備龍門衛指揮使陶洪
守備龍門所指揮僉事閆敏

東路

鎮守懷來永寧等處參將都指揮同知陰傑

守懷來城指揮僉事吳清

同知梅盛

守備保安新城指揮僉事程道

守保安舊城正千戶王曦

守備永寧都指揮同知郤佐

指揮僉事馬剛

守備隆慶州指揮使事汪溶

守四海治堡指揮僉事鄒倫　焦玘

西路

鎮守萬全右衛等處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蔣良

協同鎮守指揮同知張順

守備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胡觀

守備萬全左衛都指揮僉事楚禎

守備懷安等衛署都指揮僉事周隆

守備柴溝堡署都指揮僉事許寧
守新河口堡指揮僉事秦林　孔海
守洗馬林堡指揮同知李泰
守張家口堡指揮使秦亮
守西陽河堡指揮使賈熊

南路

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牛璽
守備順聖川二城都指揮同知梁泰　楊文

守本川東城指揮僉事張暠　時興

守本川西城指揮僉事劉忠

同知宋遇

僉事王鉞

守廣昌所指揮僉事孫晃　宋質

守廣靈縣指揮使陸鐸

守靈丘縣指揮使章琮

直隷保安州知州魏鑑　俞澤

隆慶州知州師宗文　李鼒

永寧縣知縣李秀　高翔

水東日記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三十五

明 葉盛 撰

往年在京師讀周伯温近光集頗知勝國時北出道里風土之詳近見張耀卿參議紀行王學士仲謀中堂事記皆吾徒今日所不可不知者紀行録全文事記則節取有關于道里風土者耳王曰中統二年二月五日丙寅未刻發自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六日丁卯午憇海

店距京城廿里是晩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七日戊辰卯刻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徒于此故名兩山巉絶中若鐵峽少陵云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者蓋寫真也控扼南北實為古今巨防午憇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八日乙巳辰刻度八達嶺于山兩間俯望燕城殆井藏然出北口午憇棒槌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絶異以暄涼校之爭逾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舉目已莽蒼沙磧蓋

古嬀川地也是夜宿懷來縣南距北口五十三里縣東南里許有釀泉井水作淡鵝黄色其曰玉液即此出也官為置務歲供御醪焉九日庚午治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是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鷄鳴山南眺桑乾上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鷄鳴山者昔唐太宗東征至其下聞鷄鳴故名東南距懷來七十里而遠十日辛未午刻入宣德州十一日壬申為一日留距雷氏驛九十里癸

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麓十三日甲戌至定邊城慿馬
鎣金所築故城也是夜宿黒崖子距青麓九十里十四
日乙亥抵碓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
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黒崖甸北一百有五里十
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諾爾申刻大風作玄雲自西北
突起少頃四合雪華如掌平地尺許亂灣河而北次東
北土嘍下羣山糾紛川形平易因勢而廣狹焉泉流縈
紆揭衣可渉地氣甚温大寒掃雪寢以毳韋煦如也沙

草毹茂極利畜牧按地志灤野葢金人駐夏金蓮源陘
一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
里二十三日甲申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二十四
日乙酉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故臺未刻朔
風發發雨霰交作傳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
用氊毿苔覆其背否者以法從事二十六日丁亥晨霜
蔽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鞍子山廿有五里是
日完州人來自和林城說迤北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

自和林西至炊州其燃極草根而止水濕處愈甚人往來者須以氊濡水覆其上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北兵自焚消礫之兆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有州三十里二十八日已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葢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岡蟠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羣

集曰察必鶻者葢産于此山有木水有魚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河大氷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處也按方志葢東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張曰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雨不止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絶頂所謂神峯者聳拔若青葢然自餘諸峯歴歴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反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劒戟而

葱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瀘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于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横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府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修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

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下有驛曰博囉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氊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

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
反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
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
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
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
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
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
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

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三北語云吉魯爾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氷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番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喀喇敖拉漢言黒色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葢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

焉自墨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艫朐河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托賚猶漢言兔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必里克圖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烏蘇徹爾諾爾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

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呼蘭奇勤乃奉部曲民匠種蓺之所水曰塔密爾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

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隂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廹中秋後始啟行東北故道過石堠子至呼蘭奇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

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草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粒米為珍比北歲除日輙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大晏所部于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呼蘭奇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趂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洒白馬湩什罷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

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趍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于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其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

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公諱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冑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冠相繼九世于公矣顯祖南陽太守皇考上黨太守咸有盛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檀規模仁誠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神玄

圃散志青雲弘之日道籍博之吕藝文于是仁聲遠耀芳風流遐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辟皆不肯就羣公材之五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監于時當晉之盛激揚英儁乃引公為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用集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御緯絶代之風弘虞唐之緒帝嘉厥庸酬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膺咨仍復進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羞王度外綏區

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張國威於鈞陳𡶇皇樞于紫極
于時之盛未有並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協揆天
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允肅以江東未夷乃命公
都督荆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公乃養民
裕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阜防戢衛境然後闡敷皇風
懷遠以德追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民人均其膏
澤軍無虞詐民不疲勞農功端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
殊俗望風吴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

大將軍公雖享茅土歷登台階吐飡下士三于姬公方將平東吳以拯斯民寢甲戢兵辭功退身然後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于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勲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

身以暨于終忠言不輟于口嘉謀不廢于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勲不榮其禄儀形言行動為世範暨六年春平吴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吴之規潛謀遠畧與衆殊慮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祜策用能吏曠世之寇捄黎民之患勲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為使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為萬歲鄉君五千戸賜絹萬疋于是故吏髙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髙而志

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洽于羣生涉其流風者皆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捺奮乎百世曷以尚德缺

未殞奇謀潛略清缺　功遺諸靡所寘心

乃共碣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與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缺

虞淵淵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淩泰清如何不弔中年殞身缺

未缺　刊缺　是表是旌此碑吾邑大夫

襄陽鄭達所惠後題云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昭勇大將軍襄陽萬户楊克忠重慶盧陵羅琛鐫考之許文忠公有壬嘗云太傅之功業見于史其未就交辟郭奕以為今之顔子其論三年之喪欲草漢魏之薄與先王之法以敦風俗蓋有儒者之風使及孔門殆庶幾乎此其立德立言又備矣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為盡之墮淚碑由梁及今至于四刻若今訪舊丈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卿也今觀是

碑多闕字其字體結構雖彷彿當時亦恐有遺漏失真之弊其即編修之所為抑亦萬戶别為之皆不可知已謾記之云

水東日記卷三十五

水東日記卷三十六

明　葉盛　撰

詩林廣記元至正中蔡正孫氏所著前集十卷以晉陶淵明唐杜甫李白韋應物劉禹錫韓退之柳子厚王摩詰李義山王建杜牧孟郊賈島孟浩然盧仝鄭谷李賀唐彦謙韓偓杜荀鶴陸龜蒙白居易元稹附薛能王駕張祐薛道衡李涉王播韓翃張繼諸人詩證以名人評

議間附已見亦多可觀閒中偶見此本為贅一二與同志者商確焉

陶淵明詩劉後村云云

後村此語雖不失為尊坡謂之至論則未也

附王介甫桃源行高齋詩話云云

此詩槩言秦亂猶言嬴氏父子不道久矣初非于此以世次先後叙列言也高齋過矣此却與東坡二疏贊不同

杜子美詩朱文公云云

文公此語萬世不易之論葢取法于上自當如此作文皆然學者不可忽也近世士人惑于蘇文生啜菜羹蘇文熟喫羊肉之語更不肯做向上工夫卒之又遜于蘇數倍也何怪

杜子美和早朝大明宮詩梅聖俞金針詩格云云

胡苕溪云山谷之言云云

山谷說當矣

杜子美櫻桃詩詩眼云云

潛溪所謂捜求事迹排比對偶出于勉強之言甚當

附韓退之謝賜櫻桃詩胡苕溪云云

色香味在名果多具此況又櫻桃耶苕溪之議過矣

杜子美九日詩楊誠齋云云

誠齋二説學者所當知也

杜子美絶句詩室中語云云

后山詩語與王杜二詩未倫以之無媿前人恐誤後學

杜子美羌村詩楊誠齋冷齋夜話云云

夜闌更秉燭更字作平聲讀是

杜子美何將軍宴詩胡苕溪云云

楊東里東郭南園宴集三詩皆用此體

杜子美縛雞行詩洪容齋文章正宗步里容談師民

瞻云云

詩與文稍異者以詩兼興趣有感慨調笑風流脫灑處

如長詩落句翻空旁人作散場語是也然時一出奇可

耳前元詩人陳孚剛中集中歌行則全用此體觀者審之

李太白登鳳凰臺詩後村詩話云云

崔顥題詩在上頭太白語也瞿宗吉詩話乃云時人因太白不作黄鶴樓詩作此譏之誤矣宗吉以博記能吟自負乃猶若是可不戒哉

李太白宫詞胡苕溪云云

苕溪間有發明如此等則似太不知詩矣李尚有風吹

柳花滿店香杜尚有竹光團野色將不曰柳安得香竹何為有光耶

李太白宮詞鞏溪詩話云云

詩話太白之譏亦清議中所不可少者雖然元微之李杜優劣之評不能勝昌黎金薤琳琅之說善與古人者自解領會各不相掩可也

韋蘇州郡中與諸文士讌集詩附東坡效韋蘇州詩蔡氏云云 身當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自慚

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韋蘇州詩他如相敦在勤事海内方勞師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氏耕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與夫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上懐犬馬戀下有骨肉情等句諷詠反復真能使人動心此前輩大儒所以酷愛之東坡詩意葢亦寧不足于樂天而獨歸蘇州以樂天晚年頗惑道釋而詩亦有纎艷淫媟之失故也

劉禹錫楊柳枝辭復齋謾録云云附楊巨源折楊柳

詩胡茗溪云云

謝疊山説詩本作水邊楊柳緑烟絲麴塵既無精考從

疊山本亦不害其為佳句也

劉禹錫酬柳子厚家鷄之贈詩附子厚寄夢得詩附

后山紀徐僊效山谷書諸附東坡酬柳氏二外甥求

筆蹟詩蔡寛夫詩話復齋謾録云云

柳劉此詩往復八首今見柳集元和脚者説者謂柳公

權元和間有書名此必指公權者近之意者以公權字體言也若東坡又云元和守愈不可曉矣東坡火急固因子厚而后山天厄人窮則東坡海市詩亦云其相師相推尊固如此也

劉禹錫贈白樂天詩自注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為義不同三山老人語録云云

李頎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白石照禪心唐人亦未嘗忌重疊也

韓退之方橋詩蔡寛夫詩話云云

作唐韻已在佐韻這也亦見子史書皆韻去聲唐人集中多自注音佐者以別入聲作字耳不聞以為方言也蔡寛夫旁引曲證力以方言為説類新竒已見矣三百九十橋在蘇城内今蘇州人不聞以十為忱音且韓公鄧州人張公又號州刺使不知何以却用吳中方言使如所云不知蘇黄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儲字又必用呼作何聲耶尹和靖先生有言訓經而

欲新奇無所不至矣予于是亦云

韓退之古意詩附樂天月中桂詩楊誠齋云云

何不中央種兩株樂天語固多有類此者誠齋以驚人句屬之則恐未然葢誠齋之好尚意向與之投合耳李商隱馬嵬詩後人尚以為淺近徐凝之瀑布鄭谷之雪詩石曼卿之認桃辨杏東坡一以陋惡歸之不亦宜乎要之白俗之譏亦出至公而盛唐正音兹所以為不可及也歟

柳子厚南澗中題詩蘇東坡云云

漠漠吹烟村遠近鼕鼕儺鼓埭西東三义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知如弊屣此身無伴等羇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此陸放翁詩也朱文公于一時文人最慎許可而于放翁加推服焉其跋此詩引季禮聞歌小雅蘇公讀柳子南澗詩爲言不復詳說而惟致感嘆之意葢欲後之學者致思而自得之耳

王摩詰輞川庄詩石林詩話雪浪齋日記云云

石林雪浪論連綿字皆切

王摩詰山中送別詩并附詩胡苕溪云云

詩不有反前人之意而用之者乎況相思之切歸歟不歸思之至矣苕溪知録此詩又從而吹毛之不思之過也

李義山詩古今詩話冷齋夜話云云對雪詩蔡載集云云

義山固是用事深僻之開先楊大年諸公亦推波助瀾矣老坡一出而才高學富至于全篇首尾句句用故事成說則去盛唐為益遠而不可救矣

附林和靖書壽堂壁詩胡苕溪云云

苕溪說是此詩與文所以異也

李義山登樂遊原詩楊誠齋云云

亡友沈文敏憲副有俊才尤善論詩然居常好誦義山登樂遊原末句人頗疑之景泰初出官于閩道中寄友

詩亦曰回首紅塵人去遠夕陽西望淚沾纓愈以為非遠大之兆不十年竟卒于閩

附程明道修禊詩楊龜山云云

明道先生尚有詩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亦是此氣象

王建宮詞陳輔之詩話云云

疊山云説落花氣象便蕭索此詩從落花詩歸結子便有生意

王建宮詞附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苕溪叢話云云

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此等詩人能識之乃謂與王建宮詞雜苕溪之言非是兩詩亦有謝疊山所說詩意不可不知

杜牧之赤壁詩許彥周詩話云云

詩人提掇二喬言之覇業固在其中矣癡人聽夢彥周之謂歟

杜牧之題烏江亭詩

他本多作不可期此本近是忌疊之説雖未必然然亦不宜爾也

附王介甫題烏江亭詩胡苕溪劉後村云云呂温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謝疊山蔡氏云云

後村之説當矣疊山又引柳文箕子廟碑陰語亦甚當苕溪陋矣觀王荆公詩何等衰颯牧之此詩何等精神

杜牧之悵别詩附田晝詩蔡氏云云

田承君汴宋人弟病兄孤此必摘杜集書帖中語蔡氏失于考證而拈出之

杜牧之絶句詩石林詩話云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

石林所記亦可以為世戒

杜牧之趙使君詩附元厚之哀曹覲詩

吾家石本如此知傳刻之誤多矣

賈閬仙下第詩題裴晉公第詩文見録云云自註詩

隱居詩話云云

讀賈閬仙題裴公第及下第等詩知唐人之不聞道豈獨孟東野哉夫賢人君子之所為亦求諸其身而已矣閬仙一第不偶則傷已而尤人一詩得意而汲汲于求人之知至欲以為其身之進退亦甚乎其昧道也已然此等詩選唐音者皆不著目吾于雜選唐詩而知唐音之為精不可及也

盧玉川山中詩胡苕溪云云

玉川兩語自然非介甫所易及苕溪于此欲

介甫即止玉川可也

李長吉鴈門太守詩蔡氏云云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經尚可疑況史乎史固不能無疑又況小說雜書出于傳聞類于游戲者乎王荆公不滿李長吉鴈門太守詩是已夫雲斯須變化之物固有咫尺不能無異者當黑雲壓城之時安知城內外甲光無日可尚耶荆公才高千古未必有此議論荆公而然則其于南風吹山作平地夫容泣露香蘭笑又何如

其為長吉言也學者要須識此

韓致光雷公詩附朱喬年冬乾詩蔡氏云云附朱文

公聞雷有感詩

韓偓雷公詩朱喬年冬乾詩晦庵壬子三月廿七日聞

迅雷有感詩皆名世大抵前二詩有用世救民意後一

詩有憤世疾邪之心焉嘗記景泰中一日諸公高會友

人湯公讓酒間颺言曰脩勷夜來燒燭閱事文類聚見

聞雷三詩意頗不愜欲取韓致光前二句晦翁後二句

意作一詩以洩吾思又有二公在前孰若合是四句略

换一字師故事趂韻借乃翁一工字易去心字如何語

已即朗然成誦作瞋目嚼齒態一座動色噫公讓已矣

一時語雖類狂意則可念也因并志之

杜荀鶴閨子規詩

荀鶴此詩其亦時危言塞有為之言歟

杜荀鶴時世行二首蔡氏云云

詩丈無關世教無補治道所謂雖工何益吾于荀鶴茲

二詩者葢三復焉有志于國家生民者固未可以其非嗚𭈚之作而忽之也

薛能絶句王直方詩話云云

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唐裴晉公語也宋相亦有屢題此語于壁間者葢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也

張祐金山寺詩附孫魴詩南唐書胡苕溪云云

甫里趙宗文金山寺詩云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何年此寄蹤滄海西來三百里大江中擁一孤峯濤聲夜恐

巢林鶴雲氣朝隨出洞龍幾度欲登帆去疾蒼茫空聽隔烟鍾此亦國朝詩可誦者苕溪評孫舫詩雖未盡固已得之矣

白樂天咸陽原上草詩復齋謾録云云春入燒痕青固是五字好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十字句中自不可少各相本題各極其趣可也如欲以彼掩此其亦不可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王直方詩話石林詩話復齋謾録

云云附皇甫冉宿嚴維宅詩蔡氏云云

歐陽公以夜半鐘為唐詩語病一時偶記說者之言耳後人博考乃有唐人五詩事原又三出焉然則讀書未到歐公者又其可輕議前人者乎

水東日記卷三十六

水東日記卷三十七

明 葉盛 撰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鶵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

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宫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
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
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右詩不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誦一過適過廷𦂇指揮談
及之為畧考諸史册所書野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以
俟知者按元史順帝本紀内云順帝明宗長子母哈喇
魯特名瑪里達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
嘗被讒于文宗移居廣西十三歲迎歸即位初文宗在

上都時將立子為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不敢斥言惟諷集使速去文宗與幼君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都議事集亦在列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集乃謝病歸臨川帝既立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後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生母瑪里達為真裕徽聖皇后至正八年十一月集卒年七十二錢塘

瞿宗吉詩話云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歷至順間文治粲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

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矣
故中書丞相贈和寧忠獻王喀喇托克托公之子曰特穆
爾達實偕弟達實特穆爾既成景賢書院請于譚懥曰
興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東五里曰虞臺嶺供
奉尚鷹每夏居焉歲丁丑有旨造鷹室刻二石鼓以紀
歲月矣然其地乃草漠之衝轂轢交錯由秦晉燕齊而
北者由灤京遼東而西者道必出焉智愚往復良惡弗
辨不可以口舌訓惟觀音大士有救水火刀毒八難之

願雖在介冑亦為敬禮嘗建堂兩楹道傍先生為吾記之予曰大士之願考之釋書可見吾儒雖罕言然而人遇暴難有叩蒙應者何誠也猶空谷呼聲非谷也人也大士遇人急難無叩不答者何明也猶日中物影非物也日也然則大士之明實我心之誠矣且子不見夫卜者乎傴僂叩齒手持蓍龜以決吉凶罔有弗驗盎敬愈切神愈靈人之意氣一有所屬則草木朽腐俱為神明焉嗟夫蓍龜尚爾矧大士圓通普照出乎素願者哉則

不待號呼其救我難也必矣達實特穆爾今為同知樞密事階資德大夫特穆爾達實今為侍御史階中奉大夫俱有令德視其建造知其忠厚矣於戲吾嘗聞諸中庸云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富哉言乎遂為記之右虞臺嶺觀音堂記洛陽譚慥文至元巳卯五月建新安詹獻刻今石尚存是年十一月曲阜所立宣聖廟碑歐陽元功之文喀爾子山書亦獻刻焉獻葢國朝名書孟舉之先也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稿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前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

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陛下成筭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擄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濵州郡無歲不被其害

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之明年是為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訃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官為營葬賻卹甚厚復給舟車歸其喪令所經州郡皆致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金口御河鄉公諱榮世居邳州宿遷曾祖諱二公祖諱小大父諱江俱追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祖妣張氏母張氏繼母馬氏俱贈夫人配馬

氏子湍襲伯爵早卒繼室金氏封夫人子淮早卒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麟陳氏子正通四人女一人在室孫若干人及考遼陽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東遼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堠練甲兵永樂已亥間倭賊屢為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艢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卒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畧不經意以都指

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戸姜隆率壯士潛焼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堨下江被髪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横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脱而走艏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脱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

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力之道賊
始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
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
彼必致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即圍師
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事聞恩禮優隆進
伯爵云按海倭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
倉金山而浙而閩而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

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熄久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出劉忠武公之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抑考之遼志作於景泰中出五倫書後固無補于書文敏碑中亦無金州王家山嘉之詳倭船生獲今皆有的數書而能然載筆者考究之功于是有不可誣者矣獨惜兩京類稿于父子名諱謬至是則楊氏子弟難追其責噫忠武之戰功楊公之大字傳于世者不四五十年之久取信之難已如此吾

安得而不致深慨于斯也哉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内王其姓者即王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堯叟讀書堂故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俾之以志異日求訪此元翰林學士狄潤王文定公紀夢也又有徵夢記曰惲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杖而告曰若過而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

清君平時語惲者熟視之為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逌跽而請曰惟王氏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源陳堯叟祠碑所刻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三月也惲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謁濟瀆託之為求訪果于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記碑脇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拜謁題名逌陳之外孫王悦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外孫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悦奉詔詣靈

祠禱雨畢恭 拜堂下元符二年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脇父即前宋王文簡公曽拜參知政事名舉正字伯中係堯佐之壻其子諱悅舉正次公所謂清德之老是也其二子名諱見東坡飛白記

不肖平生每事欲將至必警先于寤寐間如先君將歿以翠徵節度傳迸名為御史人以牛刀迎刺于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有瑶階參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為都事時事

行宮有雪漠二更雲輜萬兵之

作進讀東朝夢紫閤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徵明而不可誣者故古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邇通塞之閒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精有想唯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葢不肖每以先世旌紀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之

前若合符節此豈止勞于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有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鑒佑使遂其初心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亶然是垂老之日即受生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九日記惟吾葉氏自先五世祖秀實公而上邈不可知雖其家口耳相傳聞有少保知録告身譜牒之語而厄于下沙之徙皆不可知今惟寶藏公所遺至正六年五月遺囑一通又不知自

何時脫去首幅云云之詳乃有不可得而知者先君子每出示此書未甞不齎咨涕洟有千古無窮之恨也不肖近年獲見玉峯舊志知宋之西澗葉丞相屢爲崑山寓公開封鄭居中之後人書扁而崑學今尚存明倫堂扁欵爲葉忠定公書西澗即松陽夢鼎公而吾友鄭進士時又居中後也玆事旣甞以叩時又又甞以書託浙江提學吾友張節之考問西澗者其即忠定公否公家去崑遠又何爲而屢爲崑人書扁當必有因葢張鄭二

公皆相知皆古心古道皆好考求古人行蹟今皆未有

答而皆死矣噫人事理有可訂可徵者其不偶尚爾尚

奚夢之云乎吾之懷固有切于王先生吾之所得則何

敢有冀于王先生然則王先生獨非幸哉獨非幸哉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上御文華後殿召內閣楊榮面諭

之且賜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

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楊氏自記如此

王抑庵作公傳不具者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體當

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畧及圖書江陵不一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此語有斟酌考之建安謝世之後如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公習禮周公叙皆有文字皆有感公知已之語而抑庵語尤切葢抑庵之去翰林為禮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公則嘗惜之也

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温公

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畧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又問某欲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為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步數又別為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于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曰某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

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又問明罷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曰吾家不曾用

北方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騍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北方田野人患胸腹飽脹者取馬蓮花子擊碎涼水下即泄數行幸而愈者有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七

水東日記卷三十八

明 葉盛 撰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各以實對十人者黄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儁然至剛壽終儁以節死交阯得贈謚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為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舉予往來于懐者兩年矣去年年七

月御史張海亦嘗言之顧以數年來頗有多事之名天順四年議事回姚大章侍郎語予云云之詳亦蠶耶律文正王省事之說又嘗見黄東發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為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咨知商學士弘載言八事其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言鰥寡廢疾無依者作養濟院數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謂養濟院何嘗得盡鰥寡廢疾無依之人若取息之說既不合抵斗還官舊

制亦為不才官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發之言亦可念矣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擔石之儲其

法以十戸為率一戸逃亡九戸賠備逃者愈衆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丈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于朝曰法出于黄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于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于儒先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于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

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
苗法亦主于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
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于
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𥘉于官
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令遂
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實由六百畆承代
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
凡費皆取辦于六百畆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

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于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間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于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

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説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末葢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官不鳩粟于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歳一歉一邑頼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録所報李君之説以遺之先是郡之

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丈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軍節制軍馬黄震記

欽廉雷在百粤距中國萬里而遠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有亭在城西南隅昔人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亦久矣延祐三年秋余使過郡訪其地得于荒蕪亂水之間欲復之未能也屬之郡吏曰諾明

年來告成請記之夫土木之靡工人之用雖未獲諗至于雲霞之映帶鳰渚之出沒夢寐所歷猶見其處亦殊方之勝槩也然康爲侯郡亭有地勝是者雖擁高爵厚禄亦往往有悲憤無聊之感者何哉葢常因是而億之地辟遠加瘴癘自古以來非謫徙流離之士鮮至焉故吾無爲而得之宜其人之戚戚爾也抑嘗推者朝廷之于士大夫苟非甚過極惡未嘗不欲曲受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放遠屏無以啟其摧痛自反之忠

古之人臣思堯君而心魏闕者每惓惓于畎畒之間江海之上彼蕭墻之内固有負不扶不持之憂者多矣然則甚疏之者適所以甚親之也于此見聖王忠厚之至也而居者從未思也思而或未之求也登斯亭者有能驅去流俗之悲涵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憑高瞰遠反而求之何往而不得所適哉又豈獨誇結構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于是記之俾刻亭上後之覽者其不參有所感發矣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今授將仕佐郎海

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高平

范梈文承直郎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燕山大

都題額

水東日記卷三十八